

粵劇《畫皮》六月上演 冀拓大灣區市場

謝曉瑩：擬再申請國家藝術基金

今年度的國家藝術基金正在接受申請中，而作為2022年，國家藝術基金首次向香港開放後第一批入圍作品之一，香港靈宵劇團的「小型劇（節）目和作品創作類」作品《畫皮》，在今年2月的香港藝術節中成功上演，並將於6月20日、21日繼續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上演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昨日發布對主演謝曉瑩的採訪視頻，讓大眾聽她說談《畫皮》的創作故事和申請國家藝術基金的心路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

謝曉瑩在粵劇《畫皮》中一人分飾兩角。



小資料 國家藝術基金2022年度資助項目名單中，謝曉瑩所在的香港靈宵劇團創作劇目《畫皮》，以及其個人憑藉戲曲《馬湘蘭》申報「青年藝術創作人才項目」，皆成功入圍。

很多觀眾熟悉《畫皮》的故事是因為電影，無論1966年鮑方執導的邵氏電影，還是2008年周迅、陳坤主演的內地版本，都十分深入人心。今番將《畫皮》搬上舞台，謝曉瑩表示，是因為喜歡《聊齋》的故事，「這個故事特別有狐妖的氣氛，裏面帶出的信息特別有意思，比如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『願者上鈎』或者『因果循環』，我覺得對於人性的演繹是出色的，亦都起到一部分高台教化的作用。」而作為粵劇版本，謝曉瑩提到，「當中做的一個最大的決定，就是我自己，正印花旦，一人分飾兩角。」

在《畫皮》分飾兩角

謝曉瑩的《畫皮》初演面世的時候，是新冠疫情的第一年，「當時我們堅持融入不同的元素。在守正創新的角度去看，我們要守住粵劇的本，同時也借鏡了很多不同的劇目。」她提到，比如上海越劇會在談情的地方處理得比較細緻一點，崑劇在一些比較細緻的眼神會做得更加精緻一點。「因為戲中有兩個角色，必須製造一個很大的對比，例如狐妖媚娘會整個身體坐無正相，眼神會比較歪斜；但到陳蓉，她就是一個大青衣的角色，良家婦女，很端莊的外形。」當中有一段陳蓉的戲分，需要謝曉瑩用身段水袖去表達她激動地救夫郎的情景，謝曉瑩選擇以京劇程派的水袖，再加入現代舞元素來表現。

她說：「因為狐妖在挖男主角王崇文的心，我們不想呈現出一個血淋淋的心臟，所以我們借助現代舞代表挖心的小片段的戲分，最後會根據銅鑼鼓節奏，告訴觀眾，心已經被挖出來了。這種方式其實都挺符合虛擬的特性。」她認為，唱念做打是粵劇必須保留的，「如果不是，我們與做話劇是無異的，粵劇的個性就是唱段、鑼鼓、身段都有戲曲的特性在裏面。」

「戲曲人」與時並進

而創新部分，她認為，狐妖這個人物是一個很好滲入新元素的切入點，「例如狐妖的服裝，我們利用動漫『角色扮演』的服裝造型，令這個角色更加妖，但是關於角色陳蓉的部

分，我就選擇用最傳統戲曲的青衣的作風表現出來，舊的事物如何包裝成觀眾容易接受的呢？這都是我們戲曲人與時俱進不可或缺的話題。」

首次申請國家藝術基金就獲成功，謝曉瑩表示真的很开心，「其實這是國家藝術基金首次開放給港澳地區申請，我自己覺得真的很榮幸，猶如給到自己一份認同。」她提到自己當初申請國家藝術基金有一個想法，是希望能和內地有藝術上的接軌，也希望能慢慢將自己的作品推廣到大灣區甚至全國，乃至全世界。「也都希望能夠吸引一班香港藝術節質素比較高的觀眾，他們可能很少看大戲，希望將來他們都可以成為粵劇愛好者。」《畫皮》還得到了謝曉瑩丈夫、粵劇音樂家高潤鴻以及粵劇名伶阮兆輝等的把關，「他們都會先觀賞整個戲劇，『我是一個有些新與舊融合的人，』《畫皮》裏還有一些現代舞或者服裝設計，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戲曲是在傳統與創新中間做得比較好的。」

藉作品表現香港特色

謝曉瑩說：「我們有香港本地粵劇的彈性，亦有內地院團裏的一些規範性，就會變成我們獨一無二的『靈宵』作品或者香港作品。」

未來，謝曉瑩表示，她還會再申請國家藝術基金，「我覺得良性競爭是好事，即是大家都要向一個最好的目標去進發，鼓勵一些演員去追求更好的質素，而不只是追求量，我覺得國家藝術基金絕對具備這個功能。」她認為當前兩地對彼此的認知尚不是很深入，「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作品，去描述香港的特色，藉此作品，包括編劇，我的表演，還有我先生的音樂，或者是所有演員呈現出的香港活力，去傳達給祖國，亦希望他們可以看到我們與別不同的一個角度。」



粵劇《畫皮》改編自《聊齋》故事。

粵劇《畫皮》糅合現代元素

粵劇《畫皮》改編自清朝蒲松齡所撰的奇聞軼事小說《聊齋》中的經典故事，講述書生王崇文路遇小女子媚娘，憐其身世，將她帶回家中暫住，並抵不住媚娘百般誘惑，與其共度春宵。不曾想，這美艷娘子乃是畫上人皮的狐妖所扮，崇文慘被挖心。崇文之妻陳蓉為救夫君，得丹霄道人指引，前往尋狂僧相助……

此劇2020年首演，2023年獲邀在香港藝術節重演，謝曉瑩在劇中挑戰自我，一人分飾兩角——冷冽自持的陳蓉與美艷殘忍的狐妖。其演出糅合現代元素，既展示傳統美學與扎實功底，又融入現代舞及動漫風，可謂風格大膽。其餘班底亦星光熠熠，粵劇名伶梁兆明擔當文武生，加上形象正氣的阮兆輝破格飾演表面嘻嘻哈哈、內在濟世為懷的狂僧一角。除此之外，粵劇音樂家高潤鴻為此劇目創作全新曲目及音樂。



謝曉瑩（右）與丈夫高潤鴻。



▲由田雨飾演的賈主任，既誇張亦惹笑。



▲「五一」檔電影《人生路不熟》收穫上佳票房。



▲范丞丞（右）與張婧儀演情侶，角色性格反差大。



人生路不熟

公路電影與喜劇結合

2023年內地的「五一」檔期中，喜劇電影《人生路不熟》的票房後來居上，超越了擁有人氣演員王一博並且製作精良的《長空之王》。《人生路不熟》將於5月18日在香港上映。電影以中國式的親情、公路電影與喜劇結合的類型敘事，對「草根文化」和卡車司機進行現實觀照，最終收穫上佳票房。

蘇洋

▼《人生路不熟》將自嘲、諷刺的內容與現實觀照。

電影《人生路不熟》講述卡車司機周東海（喬杉飾）逐漸接納「不靠譜」的準女婿萬一帆（范丞丞飾）的故事。一路上，程式員萬一帆越努力討準岳父歡心卻越「翻車」，準岳母霍梅梅（馬麗飾）和女兒周微雨（張婧儀飾）也為調解這對冤家，費盡心思。

公路電影與碎片喜劇

該片採用了類型電影中公路電影的敘事模式。類型電影的敘事策略是美國荷里活電影善用的敘事法寶，可以有效滿足觀眾的娛樂心理。而公路電影的敘事模式在敘事完整性中，可以呈現出豐富的景觀變化。從出發到目的地的過程，也是人物成長和人物關係的轉變歷程。

公路電影是觀眾感受景觀變化的內在心理情結，也是角色成長心理的映射。在《人生路不熟》中，一路旅行中，周東海一夥碰到了卡車司機群體、虛榮的賈主任、虛偽的情敵光子、偷油的「油耗子」（盜取汽車貨車油箱裏的油的小偷），敘事情節變化豐富。這種段落化的公路電影敘事和喜劇橋段的碎片化，共同使電影呈現出短視頻集合的特徵。這種敘事方式雖然成功適應了觀眾碎片化閱讀電影的審美慣性，但拼湊、碎片的敘事，也讓電影的現實觀照深度和力度未能深入。

《人生路不熟》的導演易小星是內地第一代短視頻的網絡紅人。2013年，易小星導演的迷你短劇《萬萬沒想到》，以誇張惡搞的方式描繪了「草根」王大錘的生活。「草根」主要是生活在城市中相對弱勢的群體，貧富差距成為他們的焦慮，他們在自嘲中消解，在抨擊拜金中解構現實生活中的迷離。《萬萬沒想到》的粗糙特效製作，都成為一種頹廢的自嘲，易小星的創作迎合了網絡時代網民的心理而獲得大量粉絲。

之後，易小星進入電影市場，拍攝了《萬萬沒想到：西遊篇》《沐浴之王》兩部作品。其導演之路，呈現為從奇幻解構經典再到現實底色描繪的路徑。這樣的路徑，呈現了中國短視頻發展的特徵與瓶頸；有些短視頻內容因粗製、低俗而受到批評，也因為現實觀照的接地氣而獲得支持。

短視頻特徵與現實觀照

在時間碎片化和影像片段化閱讀的時代，短視頻的審美衝擊着電影審美。從短視頻創作進入電影創作領域的導演，將擅長的自嘲、諷刺融入現實的觀照，疏解現實中弱勢「草根」心中的鬱悶與怨氣。《人生路不熟》中，萬一帆是現實中大量被壓榨的「網絡民工」的代表，他們難以獲得家人的認可，只能謊稱高收入來裝裱自己。萬一帆對經理的怒罵，在電影中極具儀式感，在理想主義色彩敘事中怒斥現實中遭遇的黑心壓榨。喬杉和馬麗將卡車司機夫婦的生活質感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范丞丞和張婧儀則將正義剛毅與懦弱怕事的反差塑造得真實而有趣。

導演在《人生路不熟》的敘事中堅持了對現實觀照，整部電影敘事表現了中國卡車司機的日常生活和現實艱辛。此外，電影還融入了校園暴力的童年陰影，中國式情感與問題、拜金主義的虛榮與虛偽等現實觀照。萬一帆在電影中被稱為「生活在獅子前面的小白兔」，小時候被暴力欺負，長大了管閒事而被欺負。最終，萬一帆在「管閒事」中抓到了偷油的「油耗子」，在伸張正義前毫不退縮而獲得了準岳父的認可。周東海的仗義行為曾經鼓勵過兒時的萬一帆，雖然這樣敘事的虛構感強烈，但使得人物關係立足於中國式的行俠仗義和親情傳統上。另外，《人生路不熟》在諷刺拜金中產生喜劇效果，賈主任虛榮顯擺，情敵光子虛偽



▲喬杉（右）與馬麗演一對卡車司機夫婦。

裝裱自己，既產生了誇張幽默效果，又是對拜金主義的批判。

電影不僅在敘事方法上具有了短視頻碎片化的特徵，而且內容上自嘲消解、荒誕諷刺。該片諷刺了拜金者的虛榮與淺浮，批判了利己者的虛偽作秀，譴責了職場的壓榨，共鳴了卡車司機生活與工作的艱難，在中國式情感特徵描寫中溫暖創傷和傷痛。《人生路不熟》成為「五一」檔期的票房冠軍，展現了中國喜劇電影創作對現實的觀照，對觀眾碎片化審美的把握，但也暴露了如何拓寬和深化現實批判力量的瓶頸。



▲電影《人生路不熟》採用公路電影的敘事模式。

五一檔票房三甲

根據國家電影局發布的數據，「五一」檔票房（4月29日至5月3日）達15.19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影片《人生路不熟》《長空之王》《這些年》位列票房榜前三，至今三片累計票房分別為8.54億、7.47億、2.85億，仍在內地上映中。